

羅素與泥靈
關於
蘇維埃式政府
的辯論

張仕章譯

蘇俄研究小叢書目錄

羅素 泥靈 關於蘇俄式政府的辯論

張仕章譯

實價二角

蘇俄的企業

斯特龍女士著

張仕章譯

實價二角二分

蘇俄的工人生活

斯特龍女士著

許德佑譯

(裝訂中)

蘇俄的婚姻與道德

斯特龍女士著

許德佑譯

(全上)

蘇俄的農民生活

斯特龍女士著

張仕章譯

(印刷中)

蘇俄的新氣象

斯特龍女士著

張仕章譯

(排版)

蘇俄的政黨

斯特龍女士著

張仕章譯

(全上)

蘇俄的印象

杜威博士著

張仕章譯

(全上)

蘇俄的宗教

赫刻教授著

張仕章譯

(全上)

蘇俄見聞錄

海士教授著

張仕章譯

實價一角

譯者小序

這本小冊子原來是美國公開辯論會中的一篇紀錄。辯論的題目就是：『蘇維埃式的政府能適應西方文明麼？』當時的主席爲溫特邁爾，正面的辯論員爲美國新進的社會學家泥靈君，反面的辯論員爲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羅素君。這兩位雄辯家的思想和口才，用不着我再來

介紹；因爲他們的著作很多，並且他們都到中國來演講過的。但是有一點要請諸君注意，就是：現在有些人要想在中國建設蘇維埃式的政府，不過這種政府能否適應我們中國文明，也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所以這書正可作我們極好的參攷。

一九二九，七，一，仕章序於上海。

蘇維埃式政府

導言——主席溫特邁爾君

(Mr. Samuel Untermyer)

我要恭賀諸君和我自己，因為我們能參加這種在兩個大雄辯家初次會面於公衆的論壇上所發生出來的知識上的戰爭，實在碰到了很好的運氣。至於這種論戰的題目是關乎全世界的，並且也是

我們素來所不大熟悉而認為抱憾的（鼓掌）。

他們倆都是淵博的學問家和思想家；並且他們在擁護自己的主張方面已經表示無上的信心，就是在必要時犧牲了他們的產業，地位，自由和性命，也都可能而願意的（鼓掌）。

他們倆都具遠大的眼光，並且心裏也充滿着愛惜同胞的熱忱。他們在理智的戰場中都是老練的人。他們都是鼎鼎大名的著作家。他們所寫的都是人類思想中最深奧的題目，他們所講的都有世界大政治家的口吻。

他們所要辯論的題目實在和他們的大材很相稱的。這個標題就是：『蘇維埃式的政府能適應西方文明麼？』

這一個問題的答案和全世界的人民很有重大的關係。我們美國的各種機關對於這個問題還是漠然無知，真可受人責罵和譏笑了。我不妨說，我們不時所聽到的消息，無論是大批的，零散的，或是不確的，徒然加添我們的混亂和迷惑罷了。

所以我們要誠懇的和樂意的取得這個機會來歡迎那些知道事實的教育家和名學家，以及這班深切研究過那些事實

的人給我們一種真確的消息。我希望時候已到，就是現在關於這個大題目所有一切自私的和偏面的宣傳政策必然終止，我們將要達到一個開誠佈公的時期；那麼這個機遇便是使美國人民得着聰明的判斷的一種教育運動的起點。因此，他們可以引導那些管理公共事業的官員，並能改正那種從無知或偏見或同時從二者中發生出來的不公道（鼓掌）。

離開辯論的問題，就是說到蘇維埃式的政府能否適合西方的文明——對於這點我沒有什麼意見，就是有我也很不配發表的——我始終不明白我們政府之所以

堅持的不肯承認蘇俄政府，究竟有什麼根據（鼓掌）。

蘇俄的政府在這十多年當中，時常要反抗國內和國外的種種足以顛覆任何政府的攻擊，謠言，和失望纔能維持和堅固牠的地位（鼓掌）。

若使牠是一個穩固的有組織的政府，那麼牠的政體或是牠所賴以成立的社會的或是經濟的基礎就與我們不相干了（鼓掌）。我們對於那些君主的國家和專制的政治，無論他們對於我們的社會制度或是政府的觀念反抗到怎樣的地步，我們還是常常承認牠們的。我們自己

也依然維持了幾個附屬的國家，如同斐律賓與拍托里科(Porto Rico)。這種高尚的道德和我們所站立的地位已經染着了許多單純的虛偽的氣味了（鼓掌）。

若使我們對於現在蘇維埃政府這樣堅決的否認，是爲了不願意擔負俄皇時代的義務；那麼這種推托的說話，也是同樣的不誠實。若使這種否認是爲了忽略或不能履行我們對於承認的政府所有的義務；那麼我們最好立刻對許多歐洲的政府也取消了我們的承認吧（鼓掌）！

或者有些人對於我們的統治斐律賓和拍托里科的政府和俄國政府的方法一

樣的反對。但是這種整個的題目現在都可以公開。這個問題公開得愈早，就解決得愈快；而且我們自身的尊嚴，也將保全得愈好。

別政府都在承認現在的蘇俄政府，但是我們還是落人之後；而且我們這樣做去，不過顯出一種柔弱的和不誠實的推辭（鼓掌）。我希望這次辯論就能引起國內人民對於這個外交問題的注意。我那樣說法，並不是要反射到各種政治的管理方面。諸位要明白這不是一種政治的演說（大笑）。

辯論的次序（照你們所有的秩序單

說來)是泥靈君先開始辯論這個問題的正面，並且有三十分鐘的演說。次由羅素君辯論，他也能演說三十分鐘。然後由泥靈君反駁二十五分鐘，再由羅素君以二十五分鐘的反駁結束這論戰。

我現在就此介紹給你們一位有勇氣和愛國心的講員。這人能使他自己在有思想的美國人中間得到贊成他和反對他的人數一樣的多。現在就請泥靈君開講(鼓掌)。

正面的演說辭——泥靈君
(Mr. Scott Nearing)

蘇維埃式的政府能適應西方的文明麼？我所說的西方文明是指着西部歐洲，加拿大，美國和那些在過去一二世紀中直接採取歐洲文明的經濟和社會方式的國家而論。

爲了要保持這個問題的正面，如今我就想提出三個論點。第一，什麼能使一種特殊的政體適合呢？第二，什麼叫做蘇維埃式的政府？第三，爲什麼我要相信這種政體能適合西方的文明呢？若使我在回答或是解釋那三個論點方面能夠完全成功：那末我對於這個蘇維埃式的政府能否適合西方文明的問題的正面

已經建立成功了。

那末，第一，什麼能使一種政體適合於一種特殊的情景呢？政府的形式和社會進化中的各時期必須相適合的。歐洲就是這個普通命題的好例子。比方說，若使你追溯到歐洲一千年前的歷史，你可知道全洲差不多都是統治於封建制度的政府底下。

封建制度是一種地主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底下，一部份的人民占有了別部份人民所工作的土地。那占有土地部份的人民——就是地主份子或地主階級——就控制了政治的組織，因為這種階級

能管理經濟的制度。

在那時全部的歐洲都適用這種封建式的政府。這種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業上面，牠的社會基礎是建築在階級的區別上面，就是所謂地主階級和平民階級。所以我以為歐洲的政府在這種發展的時期，人民職業上的性質和實業上的農業性質就是決定政府形式的主要條件。

在這種政府形式裏面或是在包括這種政體的社會裏面，就開始產生出別種的政體。我們所謂自由的城市一個一個都起來了。這些城市起頭是商業的中心

點，到了後來就變成手工業的中心點。

歐洲和亞洲各部的人民都到這些中心點去居住，並且經營各種商業上和實業上的生活；於是造成了歐洲最近十世紀中第二種的政體。至於這種政府的形式是建設在商業和近代專門實業的初步上的。

這些城市在歐洲各處地方，從東到西，由南至北，一個一個的發長起來了。凡在實業與商業發展的地方，這種自由城市的政府都會生長出來的。在這第二種政府的方式裏面，我們得到一個第二種普通的例子，就是說政府的形式與

社會進化的時期必相適合的。

這種自由的城市，就是商業與實業的中心，會漸漸的擴張開來。英國變成一個商業的和實業的國家——比利士，荷蘭，法蘭西，德意志北部，意大利等等國家也相繼而起，因為這種變化發生於生產的形式和生活的形式裏面，又因為農業漸漸的落後，商業與實業也占了優勢。於是第三種的政府起來了。這就是我們所謂中產階級的國家。在英國一方面，這種政體是變成一個有限制的君主政體。在法國那方面，牠就形成一個共和政府。但是國家的根基大致仍然同為